

著书人语

## 跋文两则

| 李德南 文 |

## 《共鸣与回响》跋

出评论集,我通常会把长文和短文分开编选。短文之前曾编过一本,也就是《有风自南》。在这本书的序中,我曾谈到,写作篇幅较长的学术文章尤其是专著时,我力求用清晰、准确的学术语言来表达,甚至会刻意回避诗性语言。因为诗性语言是有弹性的,它的无限,既能带来思想的扩展,也可能成为思想表达的障碍。诗性语言也是美的,能给人带来无可替代的愉悦。在学术文章中使用诗性语言,理想的时刻,是能够以美启真;不理想时,则会让语言进入空转的状态,甚至会造成思想的瘫痪——如此,美则美矣,却终归是一种苍白的美。长文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巨大的,一旦失败,代价也非常巨大。因此,我更多是在写作短文时接受这种美和无限的诱惑。我同时希望,这些短文中能有些个人的性情与偏好,在文体方面也能稍稍做些不同的尝试。

眼下的这本集子,编选思路依旧,多是选取五千字以内的短文,形式则较为多样,短论、短评、会议发言、对谈,兼而有之。会议发言或对谈,偏重直陈其事,谈完即止。其余的文字,则接近汪曾祺所说的随笔的形态,“大都有点感触,有点议论,‘夹叙夹议’”“想到就谈,意尽就收”。书名取《共鸣与回响》,是因为这些文字多半围绕我感兴趣的作品或有共鸣的观点展开,观念的衍生与回响的过程,又通过文字得以有所保留。

文学批评本质上属于一种即兴判断。在《共鸣与回响》中,这种即兴的特点,殊为明显。书中所选取的文

字,多与文学现场关联较为密切。而理想的即兴判断,难度极高。它应是敏锐的,是高度开放的,是思想之火于刹那被点燃;它还出于对文学与生活的回报之情,对文学现场有所建设,能启人思,能引发更多的共鸣与回响;它属于当下,更属于未来,最终,又与过去相关。这种理想的状态,我当然远未抵达,但一直心向往之。叶维廉认为,文字之魅在于可以秘响旁通:“打开一本书,接触一篇文,其他书的另一些篇章,古代的、近代的甚至异国的,都同时被打开,同时呈现在脑海里,在那里颤然欲语。一个声音从黑白字纸间跃出,向我们说话;其他的声音,或远远地回响,或细语提醒,或高声抗议,或由应和而向更广的空间伸张,或重叠而剧变,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,在我们内耳无法听见的演奏里,交汇成汹涌而绵密的音乐。”这种理想的状态,我当然也远未抵达,但一直心向往之。

这本随笔体评论集,是一次又一次尝试的记录,亦是小结。我希望能借此提振精神,或是保持自觉。

《共鸣与回响》,李德南 著,花城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,定价:42.50元

## 《为思想寻找词语》跋

这本书主要收录我最近五年写的、篇幅较长的文章。书中的文字,大多属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范畴,或是关于批评、写作的思考。以“为思想寻找词语”作为书名,是因为它大致概括了我的写作、批评与研究的目标与方法。

思想之事是抽象的,是大的,致力于思考的人,应该有大视野;而切近思想的路是具体的,需要从细小处开始,甚至得从一个又一个的词语入手,以小见大。我首先希望找到的,是这样一类词语:它们有石头般的质地,厚实,适宜筑造思想之路,也能为思想的世界赋形。现象学与解释学,存在论与实践论,抒情、史诗与反讽,此在与世界……诸如此类的词语,在我的写作、批评与研究中,大抵起着这样的作用。我希望借助这些词语来形成相对确定的言说路径,同时又希望这些路径是开放的——它们彼此相通,也与另一些我未曾走过的路径相通。

一个思想世界的形成,只有石头般厚实的词语是不够的。干秃秃的路并不迷人。围绕着陆,还应有草木,有花朵,有风,有云,有光……这一切的形成与显现,也得借助词语。这样的词语,可能是轻逸的,是带有独特声响的,是出乎意料的……通过它们,我们可以言说爱与怕,可以传达意志与深情。

五年前,在写我的第一本评论集《途中之镜》的后记时,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“宇宙浩茫,人力终归有限,即便可以对思与言的奥秘有所洞察,也难保行事时绝不出错。我所做的一切,无非就是尽量持守作为一个思者的诚实与谦逊,以便更长久地置身于对真理的期待之中。”这一想法在我其实至今没变。我仍旧在途中。我希望能一直葆有寻找的热情,继续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个人思考的踪迹,继续努力接近所渴求抵达的境界。

《为思想寻找词语》,李德南 著,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,定价:58元

书边废墨

## 看流光飞舞,惹心中绵绵

读龚学明诗歌《泾上》

| 夏旭志 文 |

半暖半冷的冬日,品一杯咖啡,读一段好诗,想一件旧事,写一抹心情。

《泾上》这首诗,收录在龚学明的诗集——《爸爸谣》中。这首诗也让我油然而生朦胧而清晰的思乡之情,心有所触,按捺不住想分享。

全诗仅5节,诗人从一个动态的画面写起,瞬间把读者带入江南水乡——泾上村。

“薄雾中升起我的村庄/黑色的时间阻断看不到的/过往/透明的阳光照尽白墙黛瓦/有谁真正懂得/江南水系中的村名笔划”,薄雾中的村庄在朝阳的目光注视下,像花朵般绽放。水乡的白墙黛瓦在透明的光线中,舒展身姿,泾上村迎来了新的、崭新的一天。昨夜阻隔的过往,就像村名的由来一般,又有谁会在意?诗人以他敏锐的感性语言,为我们讲述一段属于泾上的前尘往事。

在第二节的9句中,诗人先倒叙再顺叙,完全跟着感觉走,竟毫无违和感地展开回忆:“在我之前/爸爸就是泾上村/在爸爸之前/泾上村延续着贫困/和茅草的拼接/在我之时/村庄就是我/一年增加一堵白墙/在不注意处衰败”。

父亲代表着诗人对于泾上村的所有复杂而深厚的情感,所以诗人才

如是说:“爸爸就是泾上村”。而幼年的父亲初到泾上村的养父母家时,那时的村子都是茅草拼接的屋顶,延续着贫困。后来,诗人出生了,村里的经济状况应已略有好转的迹象,但也没好到哪里去——“一年增加一堵白墙/在不注意处衰败”。

“没有玫瑰,只见夜饭花/中午寂静,唯鸡在叫/泾上村的乡亲爱沉默/我是爱哭的小疯子/生我的村庄/我多孤独/我与泾上村隔着无数条江”。夜饭花就是紫茉莉花,这在江南的田野边极为常见,虽然没有玫瑰,但因为有它的点缀,村庄仍是美的。诗人紧接着用“以动衬静”的写作手法,通过“唯鸡在叫”衬托出了村庄的“寂静”。寂静的村庄,甚至连乡亲都是沉默的。只有“我”是爱哭的小疯子,诗人孩提时代的顽皮、可爱、感性、多思,跃然纸上。诗人幼年时便有着自己的思考和不解,也许是泾上村的穷困使然,“我与泾上村隔着无数条江”。

“注定要离去/泾上村突然衰老/更多的乡亲/习惯回望,像回忆/一次心痛的偶遇”,随着诗人的长大,“原汁原味”的泾上村“突然衰老”,村庄的面貌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。这种改变,也不一定是以人的意愿为中

心,有很多也是被动的。所以,诗人才无奈地写道:更多的乡亲/习惯回望,像回忆/一次心痛的偶遇。

读到这里,我倏地想到龙应台在《目送》中,曾经这样说: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告诉你:不必追。”我们和父母之间的缘分,会在重合与交叉中,渐渐变成两根相邻的平行线,直至另一根消失。我们和村庄之间,彼此的关系是否也如是?村庄用背影也告诉我们:不必追!这是一种无奈,也许就是长大的“代价”。

“村庄的背后/一定有另一个村庄;/村庄的前面/一定消失全部的村庄”,每个村庄都有它的过去和将来,村庄的背后也一定有与现在的村庄完全不同的样貌,村庄的前面,还会连现在的样子都消失掉。流光飞舞,展现在后人面前的又该是一副什么样的“新”面貌呢?

“静静看着流光飞舞,那风中一片片红叶,惹心中一片绵绵”,肯定也有很多读者如我这般,读罢全诗,默默沉思……

上架新书

岳麓书社 88元  
袁灿兴 著  
《军机处二百年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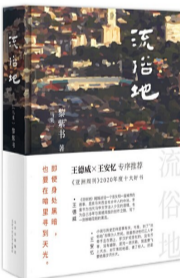
军机处自创立之初,即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。后世常将军机处称为高官的摇篮、王朝的参谋本部等等。雍正帝为何要创建军机处?军机处有哪些职能?军机处如何运作?军机大臣、军机章京是些什么人?《军机处二百年》围绕这些问题,对军机处及其历史作了全面展示。

南京大学出版社 88元  
景凯旋 著  
《唐诗二十家》  
《再见那闪耀的群星》



这是一本随笔形式写就的唐诗读本。在谈及二十位诗人时,对每位诗人采取不同的阐释角度。作者试图在唐诗中寻找观念与价值的东西,比如中国人的天人之际、自我意识、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,以及诗人的心路历程、审美情趣、人格品质和艺术技巧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55元  
(马来西亚)黎紫书 著  
《流俗地》



这部描写一个盲女和一座马来小城故事的长篇,曾被评《亚洲周刊》2020年十大小说。小说中,作家黎紫书回到自己熟悉的马华城镇生活题材,置身于众多小人物之间,与他们同喜同悲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89元  
王干 著  
《尘界与天界·汪曾祺十二讲》



“爱具体的人”,这一简洁有力的短句出自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。要爱具体的人,不要爱抽象的人。要爱生活,不要爱生活的意义。作家汪曾祺,正是完完全全地“爱具体的人”,爱生活本身的最好范例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